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齊書卷五十二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十四

史部

南齊書卷五十二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三十三

文學

丘靈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陸厥 崔慰祖 王竣之

祖沖之 賈淵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祕書監靈鞠少好學善屬
文與上計仕郡為吏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
身昔為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
或復如此也舉秀才為州主簿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
貴妃亡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階闇霜深高殿
寒帝摘句嗟賞除新安王北中郎叅軍出為剡烏程令
不得志泰始初坐東賊黨錮數年褚淵為吳興謂人曰
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啟申之明帝使著

大駕南討紀論久之除太尉叅軍轉安北記室帶扶風
太守不就為尚書三公郎建康令轉通直郎兼中書郎
昇明中遷正員郎領本郡中正兼中書郎如故時方禪
讓太祖使靈鞠叅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中正如
故敕知東宮手筆尋又掌知國史明年出為鎮南長史
尋陽相遷尚書左丞世祖即位轉通直常侍尋領東觀
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
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

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
榮忽引諸僮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改正員常侍靈
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
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
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
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遷長沙王車騎長史太
中大夫卒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
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弘宗宋南琅邪太守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嘗與別駕蕭惠開共事不為之下謂惠開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王道憐妃超祖姑也舉秀才孝建初坐事徙梁州板宣威府叅軍孝武聞超有文章敕還直東宮除驃騎叅軍寧蠻主簿鎮北諮議超累佐蕃職不得志轉尚書度支郎車騎功曹桂陽內史入為殿中郎兼中書郎零陵內史征北驃騎記室國子博士

兼左丞超嗜酒好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郝超為高平
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為優也太祖賞愛之遷驍騎將軍
常侍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
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
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
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
爰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
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為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

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左僕射王
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
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
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
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
是為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
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
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災隸天文餘如儉議

趙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之齊名為河洛金匱

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有剛氣為上虞令彬才操不羣文多指刺州辟西曹主簿奉朝請員外郎宋元徽末四貴輔政彬謂太祖曰外間有童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斃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王蘊居父憂與袁粲同死故云

尸著服也服者衣也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謂褚淵也列管簫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齊臺初建彬又曰誰謂宋遠跋子望之太祖聞之不加罪也除右軍叅軍家貧出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作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縕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為人多病起居甚踈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皯皯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淫癢渭

獲無時恕肉探揣獲撮日不替手虱有諺言朝生暮孫
若吾之虱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宴聚乎久襟爛
布之裳服無改換拍齧不能加脫畧緩嬾復不懃於捕
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其畧言皆實錄也除南海王
國郎中令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飲酒以
瓠壺瓢勺杭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
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卜田居婦為傅蠶室或諫曰
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韃

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永元中為平越長
史綏建太守卒官彬又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狼猪性卑
而率鷙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蝦蟆賦
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
羣浮閭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
於閭巷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為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
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繫東冶作東冶徒賦世祖見
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

迨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為諸暨令被王敬則所殺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宋初土斷屬丹陽後屬蘭陵巨

源少舉丹陽郡孝廉為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

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即位使恭

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為王景文鎮軍叅軍寧喪

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

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太祖自啟敕板起巨源使留京

都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

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曰民信理推
心闇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報孱期豈虞寂寥忽焉
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開勸小說非否
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
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
非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去昔竒兵變起呼吸雖
凶渠即勦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
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

閨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
亭獨能抽刃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
弗顧者唯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死亡以
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何如
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
集搞翰振藻非為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
此賊彊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豪者則民宜以勇獲
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

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二十五人而李恒鍾璵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竝釋然而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即就壘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不輟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隸可謂衆矣攀龍附驥翻焉雲翔至若民狂夫

可謂寡矣徒關敕旨空然泥沈詎其荷骸塵末皆是白
起操牘事始必非魯連邪民偵國算迅足馳烽旆之機
帝擇逸翰赴尉羅之會既能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
微賜存在少沾飲齧遂乃棄之溝間如蜉如蟻擲之言
外如土如灰絳隸帖戰無拳無勇竝隨資峻級矣凡豫
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如彼既
非草木何能弭聲巨源竟不被申歷佐諸王府轉羽林
監建元元年為尚書主客郎領軍司馬越騎校尉除武

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世祖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
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業以為餘
杭令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為尚書符荊州巨源以此
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高宗為吳興巨源作秋胡詩
有譏刺語以事見殺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
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宋建平王景素為南徐州作觀
法篇智深和之見賞辟為西曹書佐貧無衣未到職而

景素敗後解褐為州祭酒太祖為鎮軍時丘巨源薦之於太祖板為府行參軍除豫章王國常侍遷太學博士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

書成三十卷世祖後召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為竟陵王司徒叅軍坐事免江夏王鋒衡陽王鈞竝善待之初智深為司徒袁粲所接及撰宋紀意常依依粲幼孤祖母名其為愍孫後慕荀粲自改名會稽賀喬譏之智深於是著論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莧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於家先是陳郡袁炳字叔明有文學亦為袁粲所知著晉書未成卒潁川庾

銑善屬文見賞豫章王引至大司馬記室叅軍卒

陸厥字韓卿吳郡吳人揚州別駕閑子也厥少有風采

好屬文五言詩體甚新奇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

司徒左西掾顧暉之表薦焉州舉秀才王晏少傳主簿

遷後軍行叅軍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

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

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

呼為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與約

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
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
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閤與理合
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
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
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闔此處而云此祕未覩
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

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擷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
此者尚書云或閤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
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
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
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
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閤豈如指其合理
而寄詆訶為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
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岵嶕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

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論為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閤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

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
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
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
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
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
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
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
也約荅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

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

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
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
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
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縵
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
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
言老夫亦不盡辨此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厥父閑
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令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年

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會稽虞炎永明中以文學與沈約俱為文惠太子所遇意眊殊常官至驃騎將軍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為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脣毀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貫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

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袞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為辭為始安王撫軍墨曹行叅軍轉刑獄兼記室遙光好碁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竝碩學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

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
曰誠慙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
一萬見與慰祖曰是即同君欺人豈是我心乎少與侍
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
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
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
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
四十卷半未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

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簾可檢寫之以存大意
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
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又令以棺親土不須塋勿設
靈座時年三十五

王遂之字宣約琅邪臨沂人也父祖皆為郡守遂之少
禮學博聞起家江夏王國常侍大司馬行叅軍章安令
累至始安內史不之官除山陽王驃騎叅軍兼治書御
史安成國郎中吳令昇明末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遂之

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叅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遂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轉國子博士國學久廢建元二年遂之先上表立學又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轉通直常侍驍騎將軍領博士著作如故出為寧朔將軍南康相太中光祿大夫加侍中遂之率素衣裘不澣机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有史學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叅軍顥上啟曰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籍素為基依儒習性以

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
必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錄黜陟遷補悉該研
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值啟運軌度惟新故太
宰臣淵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刊定未畢臣私門凶禍不
揆庸微謹冒啟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
閣長銘祕府詔付祕閣

祖沖之字文遠范陽薊人也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
朝請沖之少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

宇車服解褐南徐州迎從事公府叅軍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為密沖之以為尚疎乃更造新法上表曰臣博訪前墳遠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氣紀年薄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世注歷晉代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日月離會之徵星度疎密之驗專功耽思咸可得而言也加以親量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釐心窮籌策考課推移又曲備其詳矣然而古歷疎舛類不精密羣氏糾紛

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畧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觀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準臣生屬聖辰詢逮在運敢率愚瞽更創新厯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易者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為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厯紀屢遷實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

四十四閏令却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合宿之左五十許度伐之初即秦歷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歷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世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竝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既著輒應改易僅合

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微差却檢漢注竝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為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升氣之端虛為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歷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為先歷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歷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歷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歷中衆條竝應以此為始而景初歷交會

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竝置差裁得朔氣合而已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為始羣流共源庶無乖誤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効懸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覈始終大存緩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為體非不細密臣是用深惜毫釐以全求

妙之准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為思而莫知悟而弗改也若所上萬一可採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事奏孝武令朝士善厯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出為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太祖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遊苑對共校試而頗

有差僻乃毀焚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歌
器獻之文惠太子在東宮見沖之厯法啟世祖施行文
惠尋薨事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
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使沖之巡行四方興造大
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事竟不行沖之解鍾律
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
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
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水碓磨世祖親自

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沖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叅軍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墓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竝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淵注郭子太始初辟丹陽郡主簿奉朝請太學博士安成王撫軍行叅軍出為丹徒令昇明中太祖嘉淵世

學取為驃騎叅軍武陵王國郎中令補餘姚令未行仍
為義興郡丞永明初轉尚書外兵郎歷大司馬司徒府
叅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譜出為句容令先是譜
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
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祕閣乃遷左
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
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
家譜與淵參懷撰定建武初淵遷長水校尉荒傖人王

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啟高宗淵坐被求當
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淵罪數年始
安王遙光板撫軍諮議不就仍為北中郎叅軍中興元
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世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
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
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
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昞擿句褒

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為權衡屬文之道事出
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
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
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
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驚桂林湘
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
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
陳未或加美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摘彥伯分言制句

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
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
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為允王褒僮約束暫發蒙滑
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為理事久
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
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
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
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竝起乃各擅奇休

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
雖衆總而為論畧有三體一則啟心閑繹托辭華曠雖
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疎慢闡緩膏
盲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
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
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覩事例頓失精
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
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

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
試妄談若夫妻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排來勿先構聚
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
屑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
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
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贊曰學亞生知多識前仁文成筆下芬藻麗春

南齊書卷五十二

南齊書卷五十二考證

卞彬傳虱有諺言。○南史言作云

晏聚乎久襟爛布之裳。○南史襟作袴

服無改換拍醬不能加脫畧緩嬾。○南史無此十三字
復不懃於捕討。○南史於作之

孫孫息息。○南史息息作子子

王智深掘覓根食之。○南史覓作筦

陸厥傳低昂舛節。○諸本同舛節沈約宋書論本作互

節

賈淵傳淵坐被求當極法。○求南史作收

南齊書卷五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十五

史部

南齊書卷五十三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三十四

良政

傅琰

虞愿

劉懷慰

裴昭明

沈憲

李珪之

孔琇之

太祖承宋氏奢縱風移百城輔立幼主思振民瘼為政

未基擢山陰令傅琰為益州刺史乃捐華反樸恭已南
面導民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
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為比永明繼運垂心治術杖威善
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為
小滿水旱之災輒加賑卹明帝自在布衣曉達吏事君
臨億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肅震永明
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
富逸歌聲舞節絃服華粧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

下蓋以百數及建武之興虜難疾急征役連歲不遑啓
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齊世善政著名表績無幾焉位
次遷并非直止乎城邑今取其清察有迹者餘則隨以
附焉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祖邵員外郎父僧祐安東
錄事參軍琰美姿儀解褐寧蠻參軍本州主簿寧蠻功
曹宋永光元年補諸暨武康令廣威將軍除尚書左民
郎又為武康令將軍如故除吳興郡丞泰始六年遷山

陰令山陰東土大縣難為長官僧祐在縣有稱琰尤明
察又著能名其年爵新亭侯元徽初遷尚書右丞遭母
喪居南岸隣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隣人競來
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煙焰服闋除邵陵王
左軍諮議江夏王錄事參軍太祖輔政以山陰獄訟煩
積復以琰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
不辨覈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
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

難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為偷盜琰父子
竝著奇績江左鮮有匹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
以示人昇明二年太祖擢為假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建
威將軍益州刺史宋寧太守建元元年進號寧朔將軍
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二年遷建威將軍安陸
王北中郎長史改寧朔將軍明年徙廬陵王安西長史
南郡內史行荊州事五年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臨淮
劉玄明亦有吏能為山陰令大著名績琰子翽問之玄

明曰我臨去當告卿將別謂之曰作縣惟日食一升飴而莫飲酒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元嘉末為國子生再遷湘東王國常侍轉潯陽王府墨曹參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領五郡中正祠部郎如故帝性猜忌體肥憎風

夏月常著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勅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直內省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為之失色帝乃

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

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胃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啟
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
久藥不復効大漸日止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侍疾
久轉正員郎出為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
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
教授郡舊出髯蛇膽可為藥有餉愿蛇者愿不忍殺放
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
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也

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
往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
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
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淵常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
塵埃有書數表淵嘆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
拂床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為上虞令卒愿
從省步還家不待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
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宋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

涕建元元年卒年五十四愿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
翰數十篇

劉懷慰字彥泰平原平原人也祖奉伯元嘉中為冠軍
長史父乘民冀州刺史懷慰初為桂陽王征北板行參
軍乘民死於義嘉事難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月不絮
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復除邵陵王南中郎
參軍廣德令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為太祖心
腹懷慰亦豫焉沈攸之有舊令為書戒喻攸之太祖省

之稱善除步兵校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京邑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漑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太祖聞之手勅褒賞進督秦沛二

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斛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
曰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在郡二年
遷正員郎領青冀二州中正懷慰本名聞慰世祖即位
以與舅氏名同勅改之出監東陽郡為吏民所安還兼
安陸王北中郎司馬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五明帝即位
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懷
慰與濟陽江淹陳郡袁彖善亦著文翰永明初獻皇德
論云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中大夫松之孫也父駟南中
郎參軍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泰始中為太學博士有司
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准據昭明議禮
納徵儷皮為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
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豈其謂婚禮不詳王公之
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
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為用各異今宜
准的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珪璋

豹熊羆皮各二元微中出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
謂之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
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
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永明三年使虜世
祖謂之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為
始安內史郡民龔玄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
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守敬事
之昭明付獄治罪及還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還

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遷射聲校尉九年
復遣北使建武初為王玄邈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明帝
以其在事無所啟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
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有勤績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
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
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中興二年卒從祖弟
顓字彥齊少有異操泰始中於總明觀聽講不讓劉秉
席兼用為參軍昇明末為奉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須

外戚譖顗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冠去伏誅

沈憲字彥璋吳興武康人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初應州辟為主簿少有幹局歷臨首餘杭令巴陵王府佐帶襄令除駕部郎宋明帝與憲基謂憲曰卿廣州刺史才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歎之曰此人方員可施除通直郎都水使者長於吏事居官有績除正員郎補吳令尚書左丞昇

明二年西中郎將晃為豫州太祖擢憲為晃長史南梁
太守行州事遷豫章王諮議未拜坐事免官復除安成
王冠軍武陵王征虜參軍遷少府卿少府管掌市易與
民交關有吏能者皆更此職遷王儉鎮軍長史武陵王
曄為會稽以憲為左軍司馬太祖以山陰戶衆難治欲
分為兩縣世祖啟曰縣豈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耳乃
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
令料事特有天才加寧朔將軍王敬則為會稽憲仍留

為鎮軍長史令如故遷為冠軍長史行南豫州事晉安
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為南兖州憲仍
留為冠軍長史太守如故頻行州府事永明八年子明
典籤劉道濟取府州五十人役自給又役子明左右及
船仗贓私百萬為有司所奏世祖怒賜道濟死憲坐不
糾免官尋復為長史輔國將軍以疾去官除散騎常侍
未拜卒當世稱為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為晉平郡
清廉自立褚淵嘆曰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

子孫也仲起字子震少為憲從伯領軍寅之所知宋元徽中為太子領軍長史官至廷尉卒

李珪之字孔璋江夏鍾武人也父祖皆為縣令遷鎮西中郎諮議右軍將軍兼都水使者珪之歷職稱為清能除游擊將軍兼使者如故轉兼少府卒先是四年滎陽毛惠素為少府卿吏才強而治事清刻勅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萬有讒惠素納利者世祖怒勅尚書評賈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之伏誅死後

家徒四壁上甚悔恨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也祖季恭光祿大夫父靈運著作
郎琇之初為國子生舉孝廉除衛軍行參軍員外郎尚
書三公郎出為烏程令有吏能還遷通直郎補吳令有
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
琇之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縣中皆震肅遷
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轉前軍將軍兼少府遷驍騎
將軍少府如故出為寧朔將軍高宗冠軍征虜長史江

夏內史還為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廷尉卿出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世祖嫌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除武陵王前軍長史未拜仍出為輔國將軍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治稱清嚴高宗輔政防制諸蕃致密旨於上佐隆昌元年遷琇之為寧朔將軍晉熙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內史琇之辭不許未拜卒史臣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也魏晉為吏稍與漢乖苛猛之風雖衰而仁愛之情亦減局以峻法限以常條

以必世之仁未及宣理而暮月之望已求治術先公後私在己未易割民奉國於物非難期之救過所利苟免且日見可欲嗜好方流貪以敗官取與違義吏之不臧罔非由此擿奸辯偽誠俟異識垂名著績唯有廉平今世之治民未有出於此也

贊曰蒸蒸小民吏職長親焚亂須理卹隱歸仁枉直交瞽寬猛代陳伊何導物貴在清身

南齊書卷五十三

南齊書卷五十三考證

裴昭明傳我不諳書。諳南史作讀

沈憲傳少為憲從伯領軍寅之所知。臣承蒼按寅之

即演之梁時以演與武帝諱同音故去水旁為寅如
張縯止稱張寅亦其例也沈演之以元嘉二十一年
為中領軍事見宋書本傳

南齊書卷五十三考證

謹案卷五十二第四頁後八行故云尸著服也刊
本云訛念據監本及南史改

卷五十三第六頁前四行乘民死於義嘉事難按
義嘉疑是義康蓋指彭城王也各本俱同姑仍
之

第八頁前三行下官忝為邦佐南史邦作郡
第十一頁後八行苛猛之風雖衰刊本苛訛奇據
監本改

第十二頁前三行日見可欲按監本日作目



寶鑑錄

覆校官助教 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 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 臣曹

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齊書卷五十四至
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十六

史部

南齊書卷五十四

梁

蕭

子

顯

撰

傳第三十五

高逸

褚伯玉

明僧紹

顧歡

臧榮緒

何求

劉蚪

庾易

宗測

杜京產

沈麟士

吳苞

徐伯珍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
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義道內足希微
兩亡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
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
雞黍之客次則揭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激競違
貪與世為異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
山澤咸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戒求志達道未
或非然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然與樵者之在山何殊

別哉故樊英就徵不稱李固之望馮恢下節見陋張華
之語期之塵外庶以弘多若今十餘子者仕不求聞退
不譏俗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斯逸民之軌操故綴為高
逸篇云爾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高祖含始平太守父邊
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之婚婦
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
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

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
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
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
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馬
夫却粒之士食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
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為
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
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

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
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
當申譬宗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
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
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勅於剡白石山立太
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樓上仍葬樓
所孔稚珪從其受道法為於館側立碑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高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略給事中

僧紹宗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永光中鎮北府
辟功曹竝不就隱長廣郡嶠山聚徒立學淮北沒虜乃
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昇明中太祖為
太傅敎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為記室
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
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建
元元年冬詔曰朕側席思士載懷塵外齊郡明僧紹標
志高栖耽情墳素幽貞之操宜加貴飾徵為正員外郎

稱疾不就其後與崔思祖書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
旨竟未達邪小涼欲有講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
慶符俱歸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
得息談邪卿以為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
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相
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箨冠僧紹聞沙門釋
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
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鑒

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元年世祖敕召僧紹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子元琳字仲璋亦傳家業僧紹長兄僧肩能立言宗世為冀州刺史弟僧暲亦好學宗孝武見之迎頌其名時人以為榮泰始初為青州刺史慶符建元初為黃門僧肩子惠照元徽中為太祖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驛騎中兵與荀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為巴州刺史綏懷蠻獠上許為益州未遷卒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祖赴晉隆安末避亂徙居
歡年六七歲晝甲子有簡三篇歡析計遂知六甲家貧
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過半父怒欲撻
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
聽無遺亡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年老
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同郡顧覲之臨縣見而異之
遣諸子與遊及孫憲之並受經句歡年二十餘更從豫
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於

墓次遂隱遁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
百人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
是廢蓼莪篇不復講太祖輔政悅歡風教徵為揚州主
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
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
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时序下張其目則
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
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締裘代進今

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仄陋野
無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撰老氏獻治綱
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
微廢道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賜一疏則上下
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
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
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是時員
外郎劉思効表陳謹言曰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敝徵

賦有增於往天府尤貧於昔兼軍警屢興傷夷不復成
役殘丁儲無半菽小民嗷嗷無樂生之色貴勢之流貨
室之族車服伎樂爭相奢麗亭池第宅競趣高華至于
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捐源尚末陛下
宜發明詔吐德音布惠澤禁邪偽薄賦斂省徭役絕奇
麗之賂塞鄭衛之倡變厯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大
哉又彭汴有鴟梟之巢青丘為狐兔之窟虐害踰紀殘
暴日滋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編髮而慚生耆老

看左社而恥沒陛下宜仰答天人引領之望下弔甞黎
傾首之勤授鉞衛霍之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窮
山蕩谷此即恒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豈徒
殘寇塵滅而已哉上詔曰朕夙旦惟寅思弘治道佇夢
巖濱垂精管庫旰食縈懷其勤至矣吳郡顧歡散騎郎
劉思効或至自丘園或越在冗位竝能獻書金門薦辭
鳳闕辨章治體有協朕心今出其表外可詳擇所宜以
時敷奏歡近已加旌賁思効可付選銓序以顯讜言歡

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歡為太學博士同
郡顧黯為散騎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歡
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事黃
老道解陰陽書為數術多效驗初元嘉末出都寄住東
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太初弒
逆果是此年月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遊
魂隨物化剋死日卒於剡山身體柔軟時年六十四還
葬舊墓木連理出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世祖詔歡諸

子撰歡文議三十卷佛道二家立教既異學者互相非
毀歡著夷夏論曰夫辨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
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
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
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
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
出法華無量壽或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
歡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

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
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
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
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
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翦髮曠衣羣夷
之服擊跽磬折俟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
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體繼善之教
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

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
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
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
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
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
下育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
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
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舍華効夷義將安取

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
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為兩
或混俗以為一是牽異以為同破同以為異則乖爭之
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
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
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
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
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

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
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
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
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
惡則勇猛為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為
已優劣之分大畧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辨各出彼
俗自相聆解猶蟲嚙鳥聒何足術效歡雖同二法而意
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為道人通公駁之其畧曰白日

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
瑞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盜牛竊
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為道耳西域之記
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恭道以三繞為
虔不尚踞傲為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褻童謁帝膝行
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
行交蹈者恒通文王造周大伯創吳革化戎夷不因舊
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

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教
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
必異孔老治世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軔既殊其歸亦
異符合之唱自由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
神為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
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
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
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

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經云戎氣強獷乃
復畧人頰車邪又夷俗長跪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
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
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
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
佛道寶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
士女民族弗草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
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

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
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
世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
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翦落為異則胥靡翦
落矣若以立像為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
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
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
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

空寂無為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竝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圃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

於有景神化瞻於無窮為萬物而無為處一數而無數
莫之能名強號為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
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
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
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
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
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
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

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
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
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
為鳬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
顥顥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
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
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未未
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

歡口不辨善於著筆著三名論甚工鍾會四本之流也
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少
隨張永北征永敗虜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
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湏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
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
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魚次第來取
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初永明
三年徵驃騎參軍顧惠胤為司徒主簿惠胤宗鎮軍將

軍覬之弟子也閑居養志不應徵辟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國子助教
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掃
灑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
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
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太祖為揚州徵榮緒為主
簿不到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啟太祖曰
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岱引為行

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濕是安灌蔬終老
與友關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十表贊論雖
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
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甄善上答曰公
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佳
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
李釋教誡竝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
論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又

以飲酒亂德言常為誠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榮緒與闕康之俱隱在京口世號為二隱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居丹徒以墳籍為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宋太始中徵通直郎不就晚以母老家貧求為嶺南小縣性清約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太祖為領軍素好此學送春秋五經康之手自點定并得論禮記十餘條上甚悅寶愛之遺詔以經本入立宮宋末卒

何求字子有廬江潯人也祖尚之宗司空父鑠宜都太守元嘉末為宗文帝挽郎解褐著作郎中軍衛軍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參軍撫軍主簿太子洗馬丹陽吳郡丞清退無嗜欲又除征北參軍事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明帝崩出奔國哀除為司空從事中郎不就乃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虎

丘山復除黃門郎不就永明四年世祖以為太中大夫
又不就七年卒年五十六初求母王氏為父所害求兄
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點少不仕宋世徵為太子洗馬不
就隱居東離門下望之墓側性率到好狎人物建元中
褚淵王儉為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
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外家儉欲候之知不可
見乃止永明元年徵中書郎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
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

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點常自得遇酒
便醉交遊宴樂不隔也永元中京師頻有軍寇點欲結
裳為袴與崔慧景共論佛義其語默之迹如此點弟盾
有儒術亦懷隱遁之志所居宅名為小山隆昌中為中
書令以皇后從叔見親寵明帝即位盾賣園宅將遂本
志建武四年為散騎常侍巴陵王師聞吳興太守謝朓
致仕慮後之於是奉表不待報而去隱會稽山上大怒
令有司奏彈盾然發優詔焉永元二年徵散騎常侍太

常卿

劉蚪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蚪少而抗節好學湏得祿便隱宗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斷穀餌木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為荊州教辟蚪為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遣書禮請蚪等各修牋答而不應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蚪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

書通意蚪答曰蚪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
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機
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
節遠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鼃之義
蚪精信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
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
博士不就其冬蚪病止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
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劉昭與蚪同宗州辟祭

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庾易字幼簡新野新野人也徙居屬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為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州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

理机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宗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為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栢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

為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
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
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
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官
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為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
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
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
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

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
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
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
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尚書令王儉餉測蒲褥頃之測
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
劉蚪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隨王子隆至鎮遣別
駕宗哲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
武二年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

門於行障上坐卧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為妙作頗
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遊衡山七
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澤與劉蚪俱以
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辟贊府豫章王辟別
駕竝不就永明中與劉蚪同徵為通直郎和帝中興初
又徵為諮議竝不就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也杜子恭玄孫也祖運為劉
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碁世傳五斗米道至

京產及子栖京產少恬靜閑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
老會稽孔覲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為欵交郡召主簿州
辟從事稱疾去除奉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
中東山開舍授學建元中武陵王暉為會稽太守遣儒
士劉瓛入東為暉講說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
待子栖躬自屣履為瓛生徒下食其禮賢如此孔稚珪
周顒謝朓竝致書以通慇懃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
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棕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

融表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為心謙虛成性
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
連文藝沈吟道奧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于
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
羣淡然寡慾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
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崑谷含歡薜蘿起抃矣
不報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為
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年六十四永元元年卒會稽孔道

徵守志業不仕京產與之友善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
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便去言
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麟
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宋元嘉末文帝令
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
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有奇士也少時麟士稱疾歸鄉
更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麟士仕答曰

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答也隱居餘于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為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麟士曰明府德履沖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

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
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永乃止昇明末太守
王奐上表薦之詔徵為奉朝請不就永明六年吏部郎
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麟士義行曰吳興沈麟士英
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家世
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
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屣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
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

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字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
荒垂詔又徵為太學博士建武二年徵著作郎永元二
年徵太子舍人竝不就驎士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
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驎士年過八十耳目
猶聰明以火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
篋時人以為養身靜嘿之所致也著周易兩繫莊子內
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
數十卷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偽乃自

作終制年八十六卒同郡沈儼之字士恭徐州刺史曇
慶子亦不仕徵太子洗馬永明元年徵中書郎三年又
詔徵前南郡國常侍沈顗為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
舍人永元二年徵通直郎顗字處默宋領軍寅之兄孫
也

吳苞字天蓋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泰
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塵尾蔬食二十餘年
隆昌元年詔曰處士濮陽吳苞栖志窮谷秉操貞固沈

精味古白首彌厲徵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右衛
江祐於蔣山南為立館自劉瓛卒後學者咸歸之以壽
終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宗世與太祖俱為中書舍人竝
非所好自廬陵郡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為太中大夫
建武三年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竝郡掾史伯珍少
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
走伯珍累床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

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
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竝加禮辟
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
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擡出尚書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
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早伯珍筮之
如期雨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辟之早喪妻晚
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
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栢望之五采世呼

為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

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

戶牖論者以為隱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辟

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

呼為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同

郡樓幼瑜亦儒學著禮據遺三十卷官至給事中又同

郡樓惠明有道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者皆避之宋明

帝聞之勅出住華林園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求東歸永

明三年忽乘輕舟向臨安縣衆不知所尋而唐寓之
賊破郡文惠太子呼出住蔣山又求歸見許世祖敕為
立館

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乎萬古
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
之所不盡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
應以大苞小無細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
義宜禮順樂和而已今則慈悲為本常樂為宗施舍為

機低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
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環相襲陰陽之教
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眼洞達心智他
通身為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姦止邪
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墜五及無間刃樹劒山焦湯猛
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墨家之教遵上儉薄磨踵滅頂
且猶非吝今則膚同斷瓠目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鷹庇
鵠從橫之教所貴權謀天日連環歸乎適變今則一音

萬解無待戶說四辨三會咸得吾師雜家之教兼有儒
墨今則五時所宣于何不盡農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
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單稷稻已異閭浮生天果報自
然飲食道家之教執一虛無得性亡情凝神勿擾今則
波若無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
俗對校真假將讐釋理與藏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
即真是俗九流之設用藉世教刑名道墨乖心異旨儒
者不學無傷為儒佛理玄曠實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

圓聖若夫神道應現之力感會變化之奇不可思議難
用言象而諸張米道符水先驗相傳師法祖自伯陽世
情去就有此二學僧尼道士矛盾相非非唯重道兼亦
殉利詳尋兩教理歸一極但迹有左右故教成先後廣
畧為言自生優劣道本虛無非由學至絕聖棄智已成
有為有為之無終非道本若使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
則不然具縛為種轉暗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可踐
業雖曠而有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局情淺智鮮能

勝受世途揆度因果二門雞鳴為善未必餘慶膾肉東陵曾無厄禍身才高妙鬱滯而靡達器思庸鹵富厚以終生忠反見遺詭乃獲用觀此而論近無罪福而業有不定著自經文三報開宗斯疑頓曉史臣服膺釋氏深信冥緣謂斯道之莫貴也

贊曰含貞抱樸履道敦學惟茲潛隱棄鱗養角

南齊書卷五十四

南齊書卷五十四考證

顧歡傳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
由是廢蓼莪篇○晉書王裒亦有此事

南齊書卷五十四考證